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雍正劍俠圖 第五十二回 童海川揚名燈市口 武雲飛傷人隆福寺

上回書說到年羹堯出世，他本是高僧寶如和尚顧啟顧肯堂東山老先生的高足，顧肯堂拜江西省貴溪縣臥虎山的尚道明、何道源為師兄學的武藝，尚、何二仙長跟和尚學的文學。王爺聽完鼓掌大笑：「亮公啊，你和海川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哪！哈哈，你老師的師兄，就是海川的兩位授業恩師啊！你們是師兄弟。這不是該著的事嗎！」「哎喲！是啊！海川，咱們哥兒倆比王爺近。」王爺一聽忙道：「等等，還是海川跟我近，你別往你那邊強拉。」王爺痛快，「海川，見過你的師兄！」海川趕緊躬身施禮，趴地下磕頭。沒想到海川跟年大人又攀上了師兄弟。

這幾天來，有時候王爺跟海川在一塊兒，有時候海川教徒弟，有的時候帶著徒弟們上大柵欄雙龍鏢局跟眾位師長見面。正月裡的時間過得很快，一晃就到了初十前後。這天海川在自己的家裡，大管家何吉來叫了，原來年羹堯在這兒，爺兒仁一塊兒喝茶、吃飯、說點兒閒話，越說越投脾氣。「老年，海川，今兒都初十啦，眼下就燈節啦，你說咱們哪天逛逛燈去呀？」年大人一想，說：「這麼辦吧，讓海川說，他說哪天好咱們就哪天。」王爺，您瞧我來北京也好幾年啦，經過好幾個燈節了，可還不知道燈節一共有幾天？」

王爺告訴海川：「咱北京的燈節是三天，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十五是正日子。」

「那樣好，咱們就十五到燈市口逛逛燈。」「老年你聽見沒有，到那天你早點兒來，到我這兒吃晚飯，咱們一塊兒走。」年大人說：「好吧。」說著，年羹堯告辭走了。

轉眼之間就到了十五，眾人隨著王爺不騎馬、不坐轎，溜遛達達地走，把兩府的官衙燈全都掌出去了。年福的四盞官衙燈都是鐵絲兒擰的氣死風燈，多大的風也刮不滅。上頭有紅字：「禮部侍郎年府」，朱紅油漆的籠頭槓兒挑起來。雍親王府的四盞官衙燈在前頭，比年府的燈就高得多，大得多了，也是朱紅油漆，不過是綠頭的籠頭槓兒挑起來，上面寫著：「雍親王府」。

王爺當然穿一身皮衣服，天寒地凍，正月十五還是正冷的時候。年大人也是一樣，雖說是便服，但都穿得比較暖和。海川可就不行了，依然是土黃布褲子粗藍布大褂兒，紮絨繩，搬尖兒靴鞋，白襪子。因為成名的俠義都有寒暑不侵的真功夫，多冷也不冷，多熱也不熱。腰裡圍著落葉秋風掃寶刀。爺兒幾個由打府裡出來，出王府大門往西一拐，等到了富貴巷西口，往南這麼一瞧，直奔北新橋，喝！都是過街的篋花呀。兩邊對著放，當間兒一條火衝衝似的。人已經擠不動了，綠女紅男，人山人海，萬頭攢動。不過王爺跟年大人他們這兒就比較好走一點兒。看見官衙燈了，不用趕，老百姓自動地就閃開。

趕到了北新橋往燈市口這麼一看呀，就好像正南方一條火龍宮。真是火樹銀花，鞭炮震耳，熱鬧非常！兩旁邊的鋪戶叫買叫賣，懸燈結綵。一輪明月高掛天空，星斗之光為之而奪，因為城裡頭燈火通明，月亮的光華都小下來啦。兩邊兒鋪面房懸燈掛著許多謎語，叫「打燈虎」。也有用燈籠打燈虎的，也有用字條打燈虎的，各種都有。門口外頭放著大八仙桌，擱著一份兒一份兒的元宵。這是怎麼回事？「打燈虎」給采頭，只要您打中了，就送給您一份元宵。本櫃上的老人兒在一旁看著打燈虎。海川一瞧，這藥鋪的門口貼著這麼一條燈虎兒：「亞」，旁邊寫著一行小字：「打俗語一名，猜中者贈元宵二斤」。王爺跟年大人是打得上的，海川不行，海川得琢磨琢磨。

這時，由打人群裡頭出來一個小孩，也就在十二三歲，帶著緞帽墊兒，穿著一身棉褲棉襖，由下人陪著就進來了。這小孩站在老頭兒的跟前說：「老師傅，您這『亞』字，掃俗語一句，我猜了兩個，可不知道哪個對？」大傢伙兒一瞧，這個小孩挺聰明。這位老先生就問了：「嗯，學生，你猜什麼呢？」

「一個就添個『口』字，叫『有口難言』，再一個就是『噁心不善』，『亞』字底下擱一『心』字，不就成了『惡』了？就這麼兩句俗語。」這老先生點了點頭：「學生，你這第二個謎打上了，就是『噁心不善』。行，回家煮元宵吃去吧。」把這份采頭就拿過來了。

又走到一個買賣鋪戶門前，那兒也有謎語，海川一瞧有這麼一條兒，門口格子上掛著一個小孩兒玩的唱戲的假臉兒，旁邊還有兩吊錢，也是打俗語一句。猜中者不但這兩吊錢歸你，還給你二斤元宵。大傢伙也都在猜。海川也想：這是怎麼回事呢？這時候，一位穿著羊羔兒皮襖，係著青搭包，帶著老氈帽，穿著老氈疙瘩，邁步進來了，說道：「掌櫃的，這條兒謎語我揭了。」

「噢，好啊！爺台，祝您年節快樂。您來吧，揭這個吧。」這人到這兒一伸手，把這兩吊錢摘下來，轉身就走。走到人群這兒一回頭：「老師傅，我打上來了吧？」老頭兒樂了：「哈哈，這元宵也歸您。」他把這兩吊錢拿了，元宵也拿了，分人群走出去了。大傢伙就問啦：「嘿！老頭，他怎麼打上了？到這兒把錢拿走了，您還給他元宵。您給揭一揭，這個叫什麼？」老先生笑著說：「諸位，您瞧這兒有錢，還有假臉，這句俗語叫『要錢不要臉』，他把錢拿走了，把臉擱在這兒了，不正對了嗎？」大傢伙這樂呀，連王爺都樂了：「好！這個謎語編得好。」

再往前，又碰見打燈虎的了。這兒上頭紅紙寫著黑字：「鐵打一隻船，金子兩鑲邊，一腳踢碎了，還須用線連。打四個地名。」有一個文墨人兒說：「老先生，這個燈虎兒要打上來，有什麼采頭哇？」「您瞧見沒有，四斤元宵，兩吊錢。元宵您回家一家子煮著吃去，兩吊錢您打點酒買點兒菜，回家喝二兩。這個不好打。」「這個我打上來了。」「您當著大傢伙說說吧，對了，您就把采頭兒拿走。」這位說：「好吧。我打這頭一句『鐵打一隻船』是陳州，『金子兩鑲邊』是貴州，『一腳踢碎了』是蘇州，『還須用線連』是杭州。不知道對不對？」「您打對了！」把元宵和錢全拿走了。海川還纳闷兒呢，這位打得很脆呀。後來自己這麼一想：噢！對了，「鐵打一隻船」，船就是舟，那還不沉嗎。「金子兩鑲邊」，拿黃金把兩旁邊鑲起邊兒來，那可不是貴重嗎？值錢哪貴州！「一腳踢碎了」，把這船給踢碎，不就「酥」了嗎，蘇州哇！「還須用線連」，拿這針一縫這不是「杭州」嗎，高！年大人陪著王爺指指點點，說說笑笑，擁擁擠擠，可由打北新橋走十條，奔錢糧衙口，過東四牌樓，奔燈市口來了。越走越近，很快就進入燈市口了，爺兒幾個正在那逛燈呢，猛然間，燈市口一陣大亂，「嘩——」就像開了鍋一樣，人群波開浪裂。就聽有人喊：「不得了啦，有人拖人哪！這人膽兒可不小哇！聽說是皇上的孫子搶人哪！」又有一個老太太的聲音：「救命啊！」

還有人喊著：「打、打、打！」年大人聽了就是一怔，王爺聽完了把臉沉下來了。正月十五逛燈，天子與民同樂，大傢伙兒正在高興的時候，繁華之地，怎麼有皇孫搶人哪！王爺忙說：「海川，快過去瞧瞧，不管他是誰，把他給我抓來！」王爺說了話了，海川敢管了。英雄馬上分人群往前走，老百姓四散奔逃，海川擠到現場。抬頭一瞧，海川可是一愣。一匹白馬鞍，嚼環鮮明，馬上坐著一位公子阿哥爺，迎頂鑲著一粒明珠，身上穿著紫色宮綢皮袍，外罩火紅緞子的斗篷。看年紀也不過二十來歲，手下有二十幾個惡奴，都是短衣襟小打扮，綳帕纏頭。每人身上別著一根檀木斧把，搶一個老太太和一個姑娘。這個老太太撒野打潑地喊：「救命噢！搶我的女兒啦！」一個惡奴過來照著老太太胸口就是一腳：「這是你們家的造化，不識抬舉。搶你們閨女算什麼！」海川一想：真有這事！千人瞧萬人看，隨便搶人家婦女。海川不由得勃然大怒，不用說王爺有話，沒話我也得管哪！海川墊步擰腰，「燕子三抄水」，飛身形過來，來到馬前伸手一橫：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天子與民同樂，你們竟敢在眾目睽睽之下擄搶良家婦女！」旁邊有人說：「這老鄉，你逛燈就逛唄，見著這事躲遠著點兒，你管這事幹嗎？」旁邊又有人搭茬道：「二哥，您甭說，今兒這場事，這老太太家裡有德性，碰見這位敢管，換個主兒，真沒人敢問！」「喲喝！你認得他？」「多新鮮哪，我憑什麼不認得他呀。不認得他咱們就敢說話了嗎！」「哎喲喝！那麼他是誰呀？」「你們聽著吧，別人能管嗎？這位是北城根兒雍親王府的教習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董林董海川！」把旁邊這位嚇了一哆嗦：「怎麼著？董教師？大名鼎鼎下江南、拿二小請國寶就是他？」

「對啦！別人誰敢管？」

海川真把這位阿哥給攔住了。他是九皇子九貝勒爺的兒子，阿哥弘濤。

這位阿哥仗著他父親的勢力，仗著是皇親，在北京城裡做盡了壞事，沒人敢惹他！今天他帶著惡奴到這兒來，也是為了尋歡作樂。他手下有四位教師爺，一位教師爺叫土蜘蛛何立，很有本事，一位教師爺叫神拳無雙趙有來，一位叫鐵頭李四，最厲害的叫賽燕青周蘭。這賽燕青周蘭也是江洋大盜，通過趙有來把他介紹到九貝勒府，在九貝勒府當了教師爺。他是少林弟子，有很好的功夫。

沒想到這次童海川要管這閒事。阿哥弘濤勃然大怒：「什麼人！鄉下人竟敢管閒事！來呀，給我把他打死！」阿哥爺傳下命令，土蜘蛛何立可就過來了。大胖子小短脖子小腦瓜兒，晃悠悠往前走，一撇嘴兒：「嘿！鄉下人，放著燈不逛怎麼多管閒事呀？你知道這是誰嗎？這是九貝勒爺府的阿哥爺弘濤。別說搶一個大姑娘，搶十個八個的，那是他們被搶家的造化，你在這兒擋什麼橫兒呀？」童林這麼一聽，真是皇子府裡的皇孫，哎呀，那我也得管哪！身為俠客不能見義勇為，瞧見這種不平之事不能說一說公理，那算什麼英雄？這時，海川一壯英雄膽，說道：「不管你是誰，搶人犯法，把姑娘放下！」「你打聽打聽，你家教師爺叫土蜘蛛何立，我要你的命！」說完往前這麼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問心一掌。海川一刁他的腕子，伸左手一托他的二膀子，左手往起一抬，右手往下一按，「嘎叭」一聲，海川就把這土蜘蛛胳膊給掰折了。弘濤一瞧，「啊！真把我的教師爺胳膊給掰折了！」

老百姓可就更亂了。正這個時候，由打阿哥弘濤旁邊「噌」地又躡過來一位，一晃腦袋說道：「打聽打聽我鐵頭李四是什麼人物？你敢攔阻我家阿哥爺搶人，我要你的命！」舉雙拳泰山壓頂「噲」地一下就下來了。海川一撤右步，伸左手往下一壓，一抬右手，說：「你叫鐵頭李四，我試試你這腦袋有多大勁兒！」說完照著腦門子上「啪」一掌「呸！」這口血就噴出來了。「甭說你這腦袋，鐵背羅漢法禪僧那腦袋多棒啊，一巴掌我都讓他吐了血！」兩位教師都受傷了。神拳無雙趙有來墊步擰腰過來用手點指：「你這鄉下人真乃大膽！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口邊拔牙，認識你家教師爺神拳無雙趙有來嗎？」

往前一搶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一攥拳，單風灌耳。海川上右一滑步，褪頭一躲，立右手一刁他的二膀子，就這麼一擰他，一伸左手「啪」，拿左胳膊往下一插，一掌把趙有來的右膀子給砸折了！阿哥弘濤可就急了，氣呼呼地大喊道：「給我上！」二十幾個惡奴就「呼啦啦」往上衝。三位教師爺全都傷了，他能不急嗎？

惡奴們各自把檀木斧把抽出來：「你這鄉下人是找死，我們二十幾個小伙子每人一條檀木斧把，一個人給你一下就二十多下，把你砸死！你敢管這個閒事？你問問北京城誰敢惹我們呀？」海川一瞧，一窩子狗全上來了。

您別看他們人多，這些人在海川眼睛裡，什麼都不是，這都是馬勺蒼蠅混飯吃的主兒。英雄就使了一手兒金剛八式掌的「虎抱龍拿」，又猛又狠，「嘩」地一下子，惡奴們的斧把掄起來往下蓋，海川就這麼一矮身，一個旋風腳，「啪啪啪」，就踢臥下四五個，反崩一拳，「叭叭叭」，打得這些人鼻腫眼青，王八吃西瓜，連滾帶爬，落花流水。正在這個時候，馬後頭有人高聲喝喊：「什麼人？竟敢攔阻阿哥爺搶人，你真乃大膽！認識九貝勒府的教習賽燕青周蘭嗎？」其實周蘭和海川是同等的人物。不過，從兩人所處的環境，依仗的勢力和他本人的為人都大不一樣。九貝勒爺允祖雖是皇子，但他卻只是個貝勒。雍親王就不然了，他是封了親王的，貝勒封了親王就不一樣了。

二者說周蘭不是好人，海川是正人君子。周蘭不是俠客，海川是鼎鼎大名的童俠客。這怎麼能一樣呢？

海川一瞧周蘭，三十多，黃白淨臉，穿一身青，腰裡煞著青搭包袱，外頭套著皮套褲，搬尖靴鞋，白襪子。墊步擰腰過來，左手攥拳在先，右手攥拳在後，四平的架子一站：「我叫周蘭！」海川說：「你是武林的敗類！你空有一身的武功，助紂為虐，不用於正途！今天要管教管教你！」周蘭一聽撇嘴：「你也配！鄉下人，休走看拳！」左手拳「喇」一變掌，一個引手上腳踏中宮，右手拳以掌下往前發，直奔海川的胸口。海川用左手掌的後溪穴就這麼一掙，一斜身右手就插到了。周蘭往下一矮身，兩個人插招換式就打在一處。海川一瞧，心說：你的能耐也就這樣了。你幫著皇子府內的皇孫胡作非為，擅搶良家婦女，你不能主持正義，這個武藝算白學，你是武林之中的敗類，這樣我就要把你廢嘍！賽燕青周蘭往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問心一掌。海川雙手一挽，分他的腕子，進步曲腿。好麼！飛踹在賽燕青周蘭的右腳腳趾頭上，「啪！」這腳後跟一蹬，搬尖靴鞋全開了綻了。「哎呀——！」賽燕青周蘭一聲慘叫，底下的惡奴就給嚇跑啦。阿哥弘濤用馬鞭子點指：「好你個鄉下人，傷了我四家教師！家住哪裡，姓甚名誰，通上你的名來！」「哈哈，阿哥弘濤，好大膽量！沒有點兒來歷，在北京城也不敢管你。問某家，北城根雍親王府的教師爺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我叫童林！」

海川一遁名姓，燈市口的老百姓亞如波開浪裂，「嘩——」阿哥弘濤險些把馬鞭子扔掉。他知道這是四伯父府裡的教習，皇爺爺都知道他。阿哥弘濤嚇得把人家姑娘、老太太放在那兒不敢搶了，「呼啦啦」分開人群，催馬就跑。

這老太太哭著喊著過來：「哎呀！這位爺爺，我們給您磕頭啦！教師爺呀，晚一點兒我們娘兒倆的命就沒啦！」海川一瞧姑娘，眼淚汪汪嚇壞了。

她也就在十七八歲，長得確實好看。海川伸手把老太太攙起來問：「你們是母女啊？別害怕，別害怕。」「哎呀！這位教師爺、俠客爺，不是您小女子也活不了哇！」「不要往心裡去，這不算什麼。你們娘兒倆在哪兒住啊？」

「我們母女就住在附近第三個門。」「噢！你們的家離這兒很近，驢駒衙路北。攙起你母親來，我送你們回家。」母女二人千恩萬謝。姑娘攙著母親，由打這兒一直從人群裡頭穿過去。海川把她們母女倆送至驢駒衙衙到了第三個門。姑娘說：「您看！恩人哪，這就是我們的家，請您進去吧，我們家裡頭寒苦。」「姑娘，不要客氣！」看著娘兒倆進了院，把門關好，瞧著沒有人跟著。若有人跟著，那海川就得過去問問，怕皇孫還派人監視，跟到人姑娘的家，等我童林走了以後，他們還可以搶。這樣海川出了驢駒衙衙口，去找王爺。可是，王爺跟年大人都不在了。海川想：也許他們已經分手各自回府了。我也回府吧，這樣就奔了北城根。

來到雍親王府奔裡走，王爺早回來了。海川進來問：「年大人呢？」「他回家啦。到底什麼人搶人？」海川一想：這不太好說。「得啦，事情過去啦，我把人家娘兒倆給救下來，這事情就完了。」王爺心裡頭明鏡似的：「海川，你告訴我，不要緊！不管他是誰，你也應當告訴我。」「據說好像是九貝勒府的阿哥弘濤搶人。我把他們的教師爺都給打了。」「海川，因為是我九弟的孩子，我的姪子，你就不敢說嗎？」王爺喚何吉：「吉兒，把楊師爺請來！」王爺有個師爺，就是私人秘書。這人姓楊叫楊有芝，很好的學問。海川在王府裡呆著，跟楊師爺學了不少東西。時間不大，楊師爺到了：「唔呀，王爺，有什麼事吩咐？」「你寫個折本，奏明我的皇額瑪：九皇子縱子行兇，光天化日之下在燈市口擅搶良家婦女。他手下有教師爺某某，某某人，助紂為虐。把這寫清楚了，明天一清早讓何吉交到奏事處去。」「好吧！」楊師爺把折子寫好了，讓王爺看了看，又用了王爺的堂號私印。然後交給何吉，準備送往奏事處。事情可就過去了。爺兒倆說了會兒閒話，王爺休息。海川回府，跟徒弟們一塊兒練功，到時候大伙兒都休息了。一夜無話。

第二天清早起來，海川吃點東西正要奔王爺府來，底下人進來了：「俠客爺，外頭來了一個人，打算拜望拜望您。」「噢！這人多大歲數？」「有五十多歲。」「噢，有請！」海川跟著往外來，等來到門口一瞧：個兒不高，身上穿著袂褲夾襖，外穿老羊皮的皮套褲，皮坎肩兒，腰裡煞著青搭包袱，腳底下牛皮靴子，頭上戴著卷沿兒大氈帽。由於口外的風硬，吹得兩個顴骨裡黑黑的，黃白淨子挺精神，兩道濃眉，一雙虎目閃閃奪神，鼻直口正，一對元寶耳，額下的鬚鬚有幾根白的。「俠客爺！」這個人過來就要行禮。海川伸手相攙：「老英雄，初次見面，我可不敢當，請進來吧。」「好好好！跟您借光坐。」這樣，海川把他帶到客廳，讓底下人獻上茶來。這位老英雄坐下了。老英雄把卷沿兒大氈帽摘下來，海川這麼一瞧：喝！鏗明瓦亮的一個大禿子，一根頭髮沒有。海川問：「老朋友，我跟您素不相識，怎麼一旦之間來到寒舍，一定有事吧？」「啊！」這老頭兒一抱拳：「俠客爺，昨天您在燈市口行俠仗義，不避權貴救了我的姐姐跟我的外甥女兒，我特地前來道謝。」「哎呀！老英雄，這麼點兒小事，何足掛齒。老英

雄，我看您到我府門口，兩隻眼睛往四處尋查，您八成有案吧？」「俠客爺好眼力，我在北京有人命案。」「不要緊，您在我這兒犯不了案。請問老人家貴姓高名？」

老人躬身施禮，備敘前情。

這個人姓武，叫武雲飛，師父給起的外號叫「虬首龍」，就因為他腦袋上一根頭髮沒有。家境貧寒，父母都死了，是永定門裡的人。永定門裡二條衚衕住著一家姓張的，就是海川救的這個老太太的父親，名字叫張善張佬兒，是買豆腐的。這個老頭兒就是武雲飛的親娘舅。由於父母都沒有了，雲飛就跟著舅舅在一塊兒，幫著賣豆腐。武雲飛跟表姐歲數差一點，表姐生日比雲飛稍大。這樣一家人饑一頓，飽一頓，起五更睡半夜的，也實非容易。因為家境太窮，有一次武雲飛腦袋上長禿瘡治不起，就落了這麼一個大禿子，所以一家老小都管他叫禿子。武雲飛天生好玩，沒事了，五冬六夏他就跑到永定門城牆的外邊，跟一幫孩子爬城牆。武雲飛爬城牆可爬得快著呢，由打外邊扒著磚縫兒，一會兒就爬上去，誰也爬不過他。天都大黑了，人家都被父母喊回家去不爬了，武雲飛還爬呢。誰找他呀？他舅也沒那工夫，見面也不過是罵幾句就完。

有一次爬城牆玩，都爬到城牆半截兒上了，突然間打上邊下來一口黏痰，「啪」，正吐在武雲飛的禿腦門上，武雲飛一害怕，險些沒扒住。如果腦袋瓜朝下一看，掉下去非摔死不成！這孩子氣大啦，他翻起眼睛一看：上邊垛口堆兒上坐著個人，這黏痰就是他吐的。武雲飛緊爬幾下上去了。武雲飛一瞧：這人也就在四十上下歲，三縷墨鬚，赤紅臉兒酒糟鼻子，那鼻子特別紅，兩道濃濃的眉，一雙虎目放光，鼻直口闊，大耳相襯。剪子股兒的小辮兒垂於腦後，一身藍，煞絨繩，福字履鞋白襪子。雲飛一瞪眼：

「嘿！老頭兒。」

「哈哈，小孩兒！」「我這腦門子是痰桶嗎？」「天黑了，眼睛花啦，我拿你這腦門兒當痰桶啦。」「有拿人腦袋當痰桶的嗎？幸虧我爬慣了城牆，我要一害怕一閃手，掉下去還不得摔死？！」「你真要往下掉，老頭兒也抓得住你。一長腰下來，比你快得多。抓住你，你也死不了。」「要這麼說，好像是我的不對？」「可不是你的不對嗎，不過這倒沒什麼。」「雲飛拿手抹了抹這口黏痰，往自己的破衣服上蹭，他要走。老頭攔住了：「我問問你，別的孩子都不爬了，怎麼你還爬呀？」「人家有爹有娘有人疼，我沒爹沒娘誰管我呀！」「那麼你怎麼活著？」「我跟著二條衚衕我舅舅張善張佬兒賣豆腐，饑一頓飽一頓，反正就這麼幾口人。除了我表姐就是我舅舅、我舅媽，算我一家四口人。」「噢，你應當學點本事，將來幫著你舅父、舅母改換門庭。」「雲飛翻了翻眼睛道：「您看您說得容易。我，我練什麼本事？認字？家裡請不起先生，也上不起私塾。練武？誰那麼缺心眼兒教我這窮人家的孩子？」「哈哈，你說的對。你看我這人就缺心眼兒。」「怎麼回事？」「我就惦著教教你。」「得了！您教我什麼呢？我給您拿不起錢，甯說沒錢請您吃飯，連住都沒有地方。」「住我自己找，飯我自己吃。」「那我也不能學，我還得幫我舅父、舅母做買賣呢。」「不耽誤你幫著做買賣，背著你舅父、舅母學能耐。我非教您不成！」「武雲飛一聽，心說：還有這事兒呢，我不學他非要教。」「那麼您會什麼？」「你就看這手兒！」「就看這老頭兒一長腰，「喇！」蹦起老高，打了個旋風腳，然後腳扎實地。「你瞧這手兒怎麼樣？」

「這手倒挺好，我願意跟您學。」「來吧，給我磕個頭。」「買不起香。」

「就這兒磕就行了。」「行行行。師父在上，弟子武雲飛在下。」「孩子，你把我領到你家後院去。每天晚上沒有事了，你們家收工了，我來，人不知鬼不覺，咱們就在後院練。等到你會躡會躡能走了，然後你到師父那兒去練。」

「師父，您在哪儿住啊？」「我在下窪子陶然亭住。」「好吧！」「武雲飛行完禮以後，同著這位老頭來到自己二條衚衕家門口，轉到後院，一指破柵欄牆外頭說：「您瞧，要練就在這兒。」「行了，咱們風雨無阻，我什麼時候來，你得什麼時候在這兒等著我。」「這個您放心！」老人家蹦進院子裡，看了看，然後打發武雲飛回家了。

打這天起，每天老人來，刮多大的風，下多大的雨都來，真是風雨無阻。

給武雲飛盤腰窩腿站架子，教給他小巧之藝，拳腳、軍刀一齊學。一晃就是三年，武雲飛也有十四五歲了，腦子也開化了，他可就奔了陶然亭。每天晚上刻苦學藝，從不間斷。這也沒有妨礙他幫助舅父幹活，而是幹得更多了。

除去幹活，就刻苦練功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。轉眼間就十二年，武雲飛二十好幾了，個也高了，禿腦袋更亮了。他使一口單刀，會打十二隻鐵蓮子，上打飛禽下打走獸，夜晚之間打香火，百發百中。這天老師跟他說：「雲飛呀！」「師父。」「哈哈，我看咱爺兒倆感情不錯，一晃十幾年了。我到北京指望逛一逛，沒想到發現了你，我瞧你這孩子有點兒出息，把能耐教給你。我給你個外號叫『虬首龍』武雲飛。『虬首龍』的意思就是禿腦袋。」「行啊，師父您給我起什麼，我就叫什麼。」「好極了！這兒有個小包袱，一口單刀，十二隻鐵蓮子，另外有散碎銀兩十兩，給你做個零花兒，我知道你家裡窮。」「對了，不瞞您說，家裡不但窮，而且我表姐要出門子了，嫁到驢駒衚衕西口路北第三個門。表姐夫是個讀書人，還可以。表姐很快就要出閣了，家裡去一口人，剩下我們三口兒。舅舅、舅媽一天比一天老。師父，您給孩子我這些東西，您要幹什麼呢？」老人家一笑：「我要回家。」「哎喲，師父，弟子還不知道您姓什麼，叫什麼呢？」我現在告訴你：「師父我家住在山東泰安州於家坡。我姓於名庭字子玉，人稱醉仙翁。」就起根由頭說了一遍。

原來於家坡有五老，這五老可只有兩頭兒是親兄弟，當中這幾位姓的不是「於」，五老大爺就是這個老頭。因為他一生就好喝酒，所以火燒中宮，鼻子都喝成酒糟的了。他的二弟叫九疑翁餘讓，這個「餘」是伍餘元卜的餘。

三爺叫「鏡湖翁」虞湘，虞萬支柯的虞。四爺叫白雲翁俞謙俞伯陶，是俞任袁柳的俞。五爺是乾勾於，於富於鬆林。跟大哥於庭是親哥兒倆。哥五個中能為最好的可數這俞謙俞伯陶了。這五個人是把兄弟，人稱泰安州的五老，功夫可都了不起。這一次，於大爺上北京是來逛逛京城，天子腳下永定門巧遇武雲飛，結果把能耐教給武雲飛了。

師父把自己的情況跟雲飛說明之後，爺兒倆灑淚分別。於大爺走後，武雲飛只能把師父給的銀子、刀、鐵蓮子，用一個鑲牛皮的口袋盛著，鶯鶯地帶回家去了。等幫著舅父、舅母把表姐的事情辦完了，武雲飛可就開始認真地練功了，每天都要練。老頭張善就納悶兒，這個孩子一天到晚的怎麼老練呢？我瞧他身子骨兒跟一般人也不一樣呀。有一次，武雲飛出去了，老兩口子一檢查武雲飛的行李，發現了刀跟鐵蓮子，還有銀子。「哎呀！這個孩子一定不學好，勾結江洋大盜，這是斷道劫得的錢哪！我們二老雖然窮，君子安貧，我們賣豆腐錢來得正道。」老頭子直生氣，等武雲飛回來，張善喊：「跪下！」武雲飛嚇了一跳，趕忙跪下：「舅舅您怎麼啦？」「怎麼了？哼！我打你。」雲飛忙追問：「舅舅，孩兒我怎麼了？！」「我問問你，你這刀哪兒來的？鐵疙瘩哪兒來的？你那銀子又是哪兒來的？你給我說實話。」「舅舅，……」武雲飛沒法子。就把十二歲上爬城牆巧遇老恩師，後院練藝，最後陶然亭又練藝十二年，練就了一身好功夫。接著又說：「一口單刀、十二隻鐵蓮子，還有錢都是師父給的。師父還給我起個外號叫虬首龍。我有一身的功夫，您不信瞧著！」說完，一拔腰「噌」地上房了。「下來！那不成大飛賊了。」「這是師父教的。」「你師父也是飛賊！不管怎麼說，學了能耐也要走正道。」其實，老兩口子倒很高興。舅父說：「你姐姐也出閣了，家裡就剩你了。孩子，要好好地支應門戶。」雲飛應允。

五月節，舅母把雲飛叫過去：「你都二十好幾了，你看，過節了，怎麼著也得讓你今個兒歇一天。我這兒有兩吊錢您拿著，你自己也有錢，願意帶著就帶著，你可以逛逛廟去，願意逛哪兒就逛哪兒，我不管。你去吧！」雲飛一想舅母既然這麼說，好吧，自己帶倆錢，穿著長衫，換了一件乾淨衣服。

嘿！光頭不戴帽子，晃著禿腦袋。雲飛打家裡出來，從永定門天橋，走前門五牌樓，隆福寺很熱鬧，做買做賣的很多。雲飛東張西望，行無定所，這叫瞎逛。頭層殿、二層殿、到三層殿的院兒裡頭，前頭有這麼一個月台，周圍都是條石，四五丈見方，當中用小鐵錐把這塊土地兒完全都翻出來了，十分喧騰。北面放著一張桌子，桌子上有茶壺、茶碗兒和錢盤。周圍放著幾條「紮腳

子」板凳，這板凳上頭放著駱駝毛繩兒，攜著幾身襖褲，周圍站著些人。雲飛一瞧這是個跤場兒呀，在板凳上坐著幾個大個兒和小個兒，大的膀大腰圓，小的瘦小枯乾，挺精神。一個大個兒站起來，把衣服脫了，穿上襖褲，係上駱駝毛繩兒。一個年輕瘦小枯乾的也把襖褲換好了，辮子盤起來，也穿上刀螂肚的靴子，兩個人可就下了場子了。也甭管是活跤死跤，反正看的人是很多很多。兩個人專講究使絆兒，大絆兒三千六，小絆兒賽牛毛。摔跤、練武雖然不是一個行當，但道理是一個，你要用這個絆兒摔人家，人家就能因勢利導借著你這個絆兒用那個絆兒來摔你。相反你也可以利用他的絆兒來摔對方。摔跤講究躡、拱、踹、豁、倒、爬、拿、裡、刁、勾。有這麼句話：長怕拿腰短怕躡，胖子摔跤怕轉悠。轉悠三圈兒他喘啦，你再摔他那就省勁啦。

武雲飛瞧著瞧著，大個兒跟小個兒磕上了。幾下一轉悠，大個兒一伸手把小個兒就給抓住了。「喇」地一下他惦著把這小個兒給扔出去，沒想到小個兒這麼一盤，盤上了，大個兒把他扔不出去了。小個兒掄著大個兒轉悠，三圈過了，大個兒直喘。這時候，大個兒手一發軟，小個兒的往下這麼一站，伸右腳就是一個別子，「啪」，把大個兒摔了一個大跟頭。大家伙兒喊好給錢。武爺不給錢，一晃禿腦袋，他死氣白賴喊：「好嘿！小個兒把大個兒給摔了。哈哈！大個兒是水梢沒梁，飯桶！」本來摔跤這個東西很難說，你說你身大力不虧，不見得能把小個兒摔了。你別看個兒小，不見得摔不過大個兒。大個兒叫小個兒摔了，眾目睽睽之下，他心裡就有點不痛快。武爺一晃禿腦袋，在旁邊這麼一嚷嚷：「大個兒飯桶！」這大個兒臉上有點兒掛不住了，站起來衝著武爺一指：「朋友，你看我是飯桶啊？」「啊！不錯您哪，哈哈。您有點兒像飯桶，怎麼著您哪？」武爺一梗脖子一晃禿腦袋，不含糊。大個兒一招手：「看來你是行家老師父。」武爺一撇嘴：「不敢當！多少明白點兒。」「請上來咱們二人摔一跤。」「行啊您哪，沒關係！」

武爺一拔腰上來了，往場子裡頭一站：「怎麼摔？您說話吧。」大個兒一指：「那有襖褲，您穿上襖褲，摔倒人白摔。」「好哇，還有這麼一說呢。

來吧！」武雲飛不脫衣服，穿著大褂兒，伸手拿過襖褲也穿上了，您說這叫什麼事兒？！說坎肩兒不是坎肩，說馬褂兒不是馬褂兒，這寒碜呀！連看熱鬧的都嫌，說這位真不怕丟人。武雲飛拿駱駝毛繩兒這麼一係，係好了，一晃禿腦袋往這兒一站：「朋友，穿上襖褲摔死白摔，哈哈！來吧，咱們二位過過汗兒吧。」這大個兒拿手往嘴上這兒一送，這叫爛爛指甲，別掰了。

只見大個兒腳踩黃瓜架，一晃身就過來了：「朋友，好哇！咱們倆來一下子。」

這大個兒想什麼呢？小子就衝你這相兒，你也不會摔跤。我給你來個脆的，我上步一奪你的偏門子，伸右手一捅你的小肚子，給你來個大背膀倒口袋，摔不出你蛋黃兒來那你不是雞蛋！大個兒有兩下子，他往前一趕步，伸左手一抓武雲飛的偏門兒。這摔跤跟武術是兩碼事。您看，摔跤是不沾上手無法見跤，你得抓著對方，對方再抓著你，你能使絆兒，他也能使絆兒。那麼就看誰的手快，誰的絆兒麻利，誰的絆兒有功夫。這武術可不同了，武術是不讓你摸著，摔跤是非摸著不可。武爺一瞧他抓自己來了，上左一滑步，立右手一撥他，「順手牽羊」借勁兒，他往前栽身兒要抓武雲飛的偏門兒，而這時候武爺一閃身，一揪他的二膀子，一立右手，照著大個兒的脖子「啪」就一切。看得出來，您那不是摔跤兒，您這是武術。如果把式真練好了，摔跤的老師父贏不了練把式的。武雲飛這一下，大個兒的樂兒可就大了，「噠噠噠」，往前趕步，腦瓜往下這麼一栽，「啪」地一下，腦袋正栽在石頭幫子上。「啪嚓」一下，萬朵桃花開，腦漿子迸裂，這一下把這大個兒給摔死了！看熱鬧的人可就亂了。武爺往這兒一站說：「哈哈，穿著襖褲，摔死白摔！」可是武爺心裡也含糊了，您別看這麼說。人家旁邊過來好幾個人勸說：「朋友，你是摔死白摔，不過到底是摔死人了。你先別動，馬上把地方找來。」

時間不大，地方來了一瞧，問：「這是誰呀？」有人告訴了，說：「這是那雷，鑲藍旗的旗人，住在東西五條衛衙，他家裡有媳婦。」立刻派人把那雷的媳婦找來，那雷的媳婦哭三溜，喊三溜，哭天抹淚，懇求官府做主。

可人家跤場的這些師父們都是證明人，說得按跤場規定辦事。地方細問武雲飛：「朋友貴姓啊？」「我姓武叫武雲飛。」

「噢，武爺，您跟那雷摔跤來著？」「那沒錯兒，你看看，還穿著襖褲呢！那雷這死鬼跟我提了，穿著襖褲摔死白摔。哈哈，這沒關係，還哪位咱們再來來？你是地方，趕緊把死屍挪挪，我們接茬兒再摔。」地方心說：哪兒有這事兒啊，人命關天還摔哪！

便說：「武爺，不錯，摔跤的穿上襖褲摔死白摔。可是有一樣，你這是用跤絆兒摔死的嗎？」「嗨！什麼叫跤絆兒不跤絆兒啊，誰倒下誰算輸呀！」「那可不成！殺人償命欠債還錢，這官司你得打。」「打官司，沒關係，反正我穿著襖褲呢。」「對，您哪，到了縣衙門，經過大老爺問問，也只不過就是罰您個三五吊錢，給死者一出殯。」武爺一想：這個可就容易多了。其實，人家地方蒙他呢：「這官司你得打呀。」「當然我得打！」「好吧。」地方一伸手把脖練兒拿出來了：「先得給您使上點兒國法。」「嘩啦啦」，武爺一瞅，得！鎖上啦。地方派了人看著屍場，然後連跤場人，再從人家看熱鬧的裡頭找出兩個證明人來，還有那雷死鬼的媳婦兒，地方全帶著，由隆福寺可就奔大興縣了。

來到交道口南大興縣衙門，一問：「哪位辦差值班？」大家伙兒一瞧，喝！這帶差事來了。就說：「啊，今天是張頭。」時間不大，班房裡的張海張頭出來了：「哎喲喝！眾位辛辛苦苦。」「張班頭。」「什麼事？」如此這般，隆福寺跤場出了人命了，摔死的是鑲藍旗的旗人，名字叫那雷。這是他媳婦兒，這是本跤場的負責人，這位是摔死人的兇手。就把武雲飛帶進來了：「你摔死的人啊？」「那一點兒不錯！」「好吧。」把手銬腳鐐子拿出來，給武爺三大件兒全帶上了。武雲飛可不在乎啊，他有硬功夫啊。但是他想官司我得打，犯國法受王章嘛。張海張頭兒打這兒往後院來，見到堂役就說：「您給回大人一聲，有一個案子要稟報大人。」堂役來到書房，跟大人一回稟，大人叫他進來，快壯皂三班人役喝喊堂威，各持鞭排鎖棍，老大人升了大堂：「孫三，隆福寺跤場上如何傷了人命？你從實講來！」「稟大人，下役孫三等知道信兒，到了隆福寺跤場，死者已經咽了氣了。兇手並未逃走，他身上還穿著襖褲。據他說好像是死者讓他穿上襖褲，說摔死人白摔。」

據目睹者說他是用武術摔死的，而不是用跤絆兒摔死的。再說摔跤他也是外行，哪有穿著大褂，上邊又穿襖褲的。」大興縣知縣姓齊名字叫齊光甲，三鼎甲出身，很有才能。你想想在天子腳下一府二縣，沒兩下子是呆不住的。

齊光甲險些樂了，穿著大褂兒再穿襖褲，這真是天下少有！地方的話說完了，師爺、臚錄生把地方的原詞完全都寫好了，讓地方簽了字，這就是原始材料。

把材料放在這兒。「來呀！帶證人。」把幾撥兒證人帶到，人家跤場上的一部分證人說：武雲飛摔死那雷用的不是跤絆兒，而是武術。旁邊的證明也這樣說。大人讓他們押了供，取了保，然後讓這些證人全回家。又把那雷死者的妻子帶上來。

女人跪倒磕頭：「小婦人給青天大老爺磕頭！青天大老爺作主！我爺兒們無緣無故叫人給摔死了，我指著什麼活呀？！請大老爺讓他抵償兇命。」

問了問經過，「好吧，下去吧。」安慰一番也讓下去了。「來呀！帶武雲飛。」

時間不大，武雲飛進來了，一拉脖練兒往堂口一跪，大人一瞧，這個還穿著襖褲呢。「武雲飛。」「在。」「你家住哪裡？」「城南馬家鋪。」他不敢把舅舅那兒說出來。「你到北京城幹什麼來啦？」「啟稟大人，我到北京城來逛一逛，到了隆福寺我發現這跤場摔跤，小個兒把大個兒摔了。小民這麼一樂，大個兒有點兒破門簾子，掛不住了，他往上叫我。不瞞您說，草民也會一點兒。這樣我上去了，穿好了襖褲跟他一摔，一時失手，我把他給摔死了。稟大老爺，穿上襖褲，摔死人可白摔。」「武雲飛，你真乃大膽！」「喲！」

武爺一晃禿腦袋，心說：要壞！大人說道：「雖然說穿上襖褲摔死白摔，但是那也得根據事由。我問問你，你用的是跤絆兒嗎？你用的是哪一個絆兒呀？」「這個跤嘛，我是外行，我會一點武藝。哈哈，反正我一揪他，他往前一栽，拿巴掌一切他脖子。」大人這麼一聽，這哪是跤絆兒呀，摔跤裡有切脖子的嗎？只有夾脖子才是摔跤裡的絆兒啊。知縣原來摔過跤。「噢！你所說的都是事實嗎？」「不敢蒙哄大人。」「好！你抬起頭來，我來看看你。」「有罪人不敢抬頭，衝撞大人的虎威。」「掌面。」

「是！」禿武爺一抬頭。大人一看武雲飛是個正人君子，不像壞人。但是你有命啊！「來啊！」把三大件的刑具撤去，把他的襠褲脫下來，標好了牌子，馬上又把三件兒砸上。然後，把武雲飛禁入監牢。

武雲飛被押入死囚牢內。進了牢門這麼一看，武雲飛就含糊了。這裡頭臭味難聞，囚首垢面，一個個犯人都三大件兒上著。這個牢頭也就三十多歲，一臉的橫絲肉。先搬個凳讓他坐下：「朋友貴姓啊？」「我姓武，叫武雲飛。」「哈哈！你來到兄弟我這兒了，沒別的，你放心，絕不能讓你受委屈。你這個案子是摔死人了，你還是夠朋友。」「是，您誇獎了。」「你府上什麼地方？」「馬家鋪的人。」牢頭接著說：「噢！我可跟你說，咱們這大牢以內吃的喝的一切，你得聽我的。咱們牢前不種黑豆，牢後不種高粱。

錢嘛，得由您自己掏啊！您還是提個朋友吧。」武雲飛就明白了，噢！這是要在我身上生財呀。我舅舅賣豆腐，這麼多年還是賣豆腐，就是把那點豆腐本兒全拿來，也不過十兩八兩銀子。我能把舅舅說出來嗎？！武雲飛跟牢頭商量著說：「朋友，我家裡頭日月也很不好，你看我的穿裝打扮也不像有錢的人。但是我武雲飛是交朋友的人，我看牢頭哥哥您就是我的朋友。只要姓武的打牢裡頭滾出來，我有一份兒人心。相反的，哥哥您要打算給我來點兒私刑什麼的，那你可就不夠朋友了。」「啣喝！給我狗掀門簾子——耍嘴兒呀。行啊，看來你這禿爺爺還夠意思啊！那好吧，先讓來點小三災兒。來啊，讓他蹲會尿桶！」「是！」這牢頭把臉蛋子一耷拉，獄卒趕緊拉著武雲飛脖練兒，腳踩黃瓜架，趟著鏢往前來，走到大牢的犄角兒上。說真的！這蹲尿桶的滋味兒可不好受。這個大尿桶有三尺來高，犯人誰都朝這裡撒尿，這尿桶都使了多少年了，盪盪盪的。獄卒拿著脖練，拉著武雲飛過來了，順著這個大木梁穿下來，底下有個小鐵鉤，把脖練兒往鐵鉤上一鉤，武雲飛不往這尿桶裡頭探脖子都不行，這練短，抬不起頭來。武雲飛兩隻腳緊靠著這尿桶邊兒一站，騎馬蹲襠式，兩隻手一揪短練兒，腦袋、嘴都在這尿桶上邊，正聞尿味。喝！真臊！武爺心說：嘿！長這麼大，我還沒聞過這種味兒呢。

最要命的是人家犯人還到這兒來撒尿，人家「嘩嘩」往尿桶裡一尿，這尿往起一濺，濺得武雲飛一臉一嘴！武雲飛心說：殺人償命欠債還錢，我打死人，出大差腦袋掉了碗大的疤痢，我姓武的不含糊。你這私刑，姓武的可以不受哇！好在武爺有功夫，自己只當在這兒耗功呢。哎呀，這滋味可真難受！

到了晚上，吃飯了，窩頭鹹菜條，泡點溜鍋水兒。牢頭問武雲飛：「朋友，怎麼樣啊？哈哈！」武雲飛心裡頭咬牙，嘴上可說：「嘿！哥們兒，這尿桶蹲著可很舒服呀！」「嘿，哈哈！」敢情這牢頭外號叫小刀子，十分兇惡陰險。「好吧，讓你歇會。給他放到鞭牀上去！」武雲飛心說什麼叫鞭牀呀！等他叫人拉到這兒一瞧，武爺可就咧嘴了。本來這炕上躺十個人，現在已經躺十八個了，人擠人，擠在一塊兒。腿腕子這兒是一根橫木頭棍，由這頭往下一壓，那頭兒一鎖，把你腿腕子壓住了。脖子這兒一根長棍壓住了，你想動根本不可能。武雲飛可沒有越獄的心，他只想著自己殺人償命、欠債還錢。或者是斟酌情節我可以不死，熬幾年我能出去就完了。沒想到這私刑實在兇惡！「來來來，給他騰個地方！」這犯人已經擠不下了，這獄卒會一手功夫叫剎車。什麼叫剎車？就是用腳一蹬牆，拿他的屁股一拱犯人的腦袋，硬拱出一個縫兒來，讓武雲飛往這兒一躺。等武雲飛一躺的時候，他一起來，人一擠，武爺「噎」又出來了，這橫木棍拉不下來。武雲飛三次都沒躺下，這個罪過就實在不好受了。獄卒拿著鞭子「啪啪叭叭」就是一頓抽打，打得犯人呲牙咧嘴。牢頭在旁邊站著：「給我打！」武雲飛禿腦袋一晃，雙手一錯，「嘎啦啦」把手銬子錯折了，跟著一貓腰，兩手一錯鏢，三下把鏢給揪掉了，連銬帶鏢用手一攔：「你們這私刑武大爺可不受！」犯人們一愣神，獄卒一瞧，了不得了！這牢頭轉頭要跑，武爺上去，「啪！」就拿這鐵手銬、腳鏢，照他腦袋一下，把牢頭就给砸死了，回手又一下，把獄卒也砸死了。

武雲飛身形起來上後看，後窗戶都是拿大沙木插的。說真的，太結實了。

武爺伸右手「叭」一砸這沙木的窗戶樞，由打這後窗戶「噌」地一下就躡出去了。長腰上獄房，獄裡頭犯人一陣大亂。「了不得啦，有人越獄啦！」

武雲飛一想得啦，一直就往永定門來了。連夜來到自己家門口，越牆而過，舅父、舅母都剛躺下。武雲飛在窗戶外頭一叫：「舅舅、舅媽。」老夫妻兩個一直等著，不見雲飛回來。這一聽叫門，急著問：「雲飛，你上哪兒去了？」「您別點燈，把門開開再說。」門打開了，雲飛進來趴地下磕頭：「我惹禍了！」就把今天的事情由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最後說：「舅舅我可要走了，我不能給你們二老抓把土埋了，養老送終都得看我表姐了。但我也不能把禍給你們留在家裡，我走了。」老太太沒嚇死：「孩子，你怎麼打死人哪？！」「這沒法子啦。」行完禮磕完頭，老太太拿出二兩銀子，武雲飛一擺手：「我不要。」來到自己屋中，連軍刀帶十二隻鐵蓮子完全都帶好了，遠走高飛！出離家中越城牆，舉目無親。乾脆出口外吧，雲飛這麼一想。跺腳繞走北京城，可就奔了昌平縣進關溝，出居庸關就奔口外了。

武雲飛半道上做了幾號買賣，賺了點兒錢，銀兩路費足啦。自己換了衣服，乾乾淨淨，來到口外，真是景物全非，風土人情全變了。來至在塞北，往前走跟人打聽，前邊有個大鎮甸，叫沙雁嶺，因為北邊有一片大山，就叫沙雁嶺。這個鎮甸起碼得有五六千戶，是個通衢大鎮。武雲飛溜溜達達進了鎮，一看路南有座大店，黑匾金字：「何家老店。」敢情這店姓何，在宦行台，安窩客商，大小車輛，草料俱全。看得出來，這個店很大。這時打裡頭出來一個伙計，二十來歲，剃得鬚青的頭皮兒，能說會道的。「客人住店嗎？」

咱們何家老店吃喝也便宜，做出菜來也很有味道，您就住這兒吧！」「好吧，我住下。我問問你，有跨院兒單間兒嗎？」「有啊您哪！爺台，您跟我來。」

武雲飛跟著伙計往裡走，來到三道院兒往東，東邊有個月亮門，進去往北，奔北房，三間，確實很乾淨。「您瞧這三間房，爺台，好不好？」「很好，很好。」武雲飛進去，把小包袱放下，軍刀也放下。擦臉漱口，沏上茶喝茶。

武雲飛問伙計：「貴姓啊？」「我姓何，我叫何小三兒。」「噢，你跟本店的掌櫃是 본家？」「不錯，掌櫃的是我本家一個大老。咱們這店是老店，三輩子啦！」「好啊。你們這地方叫沙雁嶺？」「啊，我們這兒北面有座山叫沙雁嶺，所以這地方也叫沙雁嶺。」「噢！是這麼回事。」伙計伺候著，武爺到時候喝點兒、吃點兒，想著自己已經不能回關南了，一陣的難過。來到口外舉目無親，我得有個落腳的地方啊！我看這何家老店店也大，這伙計何小三兒也挺和氣，咱就不如在這兒住下來。這樣武雲飛就不想再走啦。白天出去遛遛，各處逛逛，晚上回來，每天如此，在這兒一住半個月。武雲飛不斷地拿出幾兩銀子來給何小三。時間一住長，顯得悶得慌。

這天，何小三對武雲飛說：「爺台，您還是外頭逛逛去吧。」「哎呀，你們這一帶我全都逛到了，也沒有什麼特殊的風景，我早逛膩了。」「爺台，逛膩了您也出去逛逛去！」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「您在店裡頭呆著不太好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「爺台，您是關南人，您總給小子我點兒零錢花，我感謝您。您在店裡住下一閃，您瞧西院裡有寶局，您極容易走上這個道兒，一上了這賭道兒，恐怕您帶的這點東西很快就得輸在這兒。」「哎啣喝！你們這兒有寶局？」「有啊！所以我願意您外頭去溜個彎兒，晚上回來吃完飯一睡覺，明天您出去還溜彎兒去，比什麼都強！」「那麼你們這兒這寶局？」「噢，我們這寶局一共是四股兒，再加我們掌櫃的。掌櫃的是胳膊股兒，因為借他的地方。這四股的頭一股姓王叫王強、王大爺，人稱坐地虎；二一股就是朱三爺，他的外號叫鐵算盤朱三，就是我們店裡頭的寫帳先生，手筆很好；三一股兒是淨街神孫利孫三爺；四一股是我們掌櫃的四兄弟，叫鐵胳膊何四。」

他們哥兒四個加上我們掌櫃的大爺，一共是五股，我們掌櫃的不拿錢。說真的，這些位都是站著能打，躺著能挨，抓土揚煙兒的主。哈哈！您瞧寶局這個行業，好人沒人乾，賴人乾不了哇！說真的，每天可不少進錢哪！」「噢！好吧，你帶我到那院去看看。」「您別去，我瞧您是個好人。武爺，您不能走這條道兒！」「唉！我閒著也是閒著嘛！」「您要去，那就讓您隨心隨意得

啦！」雲飛跟著何小三奔裡走，進了西跨院。武雲飛要跳寶割肉，威震沙雁嶺！